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

## 第十一回 藝圃匾聯粗擬就 徵詩文啟早傳揚

六言截句詩曰： 初建園亭成就，且將聯匾分題。爭似一群小鳥，枝頭學語難齊。

欲廣別裁大旨，須教益友琢磨。閨秀咸臨鬥豔，園花好助吟哦。

話說無礙子慎重庫藏，想了一想，即令白於玉、黃金釧、花見羞、裘素蟾，這四個人總理寢宮內，一切大小事情，並司庫藏鑰匙。又於守門宮女內，撥出韓秋桂、申玉娥兩名，並守門太監內撥出汪輝、嚴正兩名，都派在上書房打掃值宿。凡有會詩文的閨秀來莊，俱令接待伺候。又傳知令史，訪請能詩的教讀四人，就佃戶租剩的空房內，設立義學四處，許各佃戶的子弟，在內讀書，兼看郡主們所做詩文，定其可否。如有閨秀來莊會文，聽其評定甲乙列榜。無礙子吩咐出去，誰敢不遵，各各自去料理。

又一日令史來報：汴梁運到庫藏來了，請郡主核兌收貯。無礙子即傳白於玉、花見羞等，逐一兌收明白，來報收數，並錄入檔冊。白於玉等，准准又忙上兩天，才收明白。稟知：黃金一庫，兌見二十五萬兩；白銀兩庫，共兌見五十八萬兩。並將檔冊登入送看。瑤華同無礙子看過了，將檔冊收存。

光陰如駛，轉眼之間，又是四月天氣，忽聽令史來報：「花園完工了，請領鋪雜陳設，明日請師父同郡主到園遊賞收工。」無礙子就著白於玉一一檢出，發交令史領去。一面令婢女們：「找那張圖畫出來，應須安設匾對之處，就各人意思擬出，送來定奪。」那些婢女小廝們聽見，各要誇能，促著瑤華領頭構擬。不多時，素蘭找出圖樣來了。展開大家一看，各人呆想。看官們，恐怕我前回所說，不甚分明，特又繪出一圖，卻沒有無礙子畫得好，蓋因在下素不習繪事也，諸公休笑。瑤華先說道：「我有大樓下一聯，寫出來請師父更改。」寫道：

有藝為本，惟仁是崇。

大家看了道：「這何用改？」荷香道：「我擬有樓上一聯，不知可用得？」遂寫將出來，眾人看是：

飛越雲山從我好，欲修丹汞約仙居

大家道：「狠用得。」梅影接過筆來道：「我題遊廊一個匾額。」寫將出來，眾人看是：

邀月廊

瑤華道：「還可以。」桃紅道：「我也擬有書房一聯。」接過筆來寫道：

書味都由情性出，景光便作畫圖看

瑤華道：「景光有出處麼。」蕉葉道：「怎麼，郡主連十九首老古詩都忘了？」大家說：「不錯，不錯。」素蘭道：「我擬書房一個匾，不知可否？」寫出眾人念道：

仁知軒

鬱李道：「怎麼解？」素蘭道：「前有水，後有山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題得甚好。」

蕉葉道：「我擬一個早船上的匾額。」寫出兩個字來，眾人念道：

不虛

瑤華贊道：「這個意思翻得好，還不止雙關。這副對留著我做，你們另想別處。」梨雲道：「我題月台上這個匾，也只得兩個字。」眾人看他寫出來是：

仰之

大家道：「去得。」柳枝道：「我就題月台上的對子。」提筆寫出來是：

到口酒尊惟一仰，置身桂窟更何之。

大家道：「也好，且看師父定奪。」瑤華道：「待我寫出早船上的對子你們看。」眾人看是：

腳跟有線隨蓬轉，心地無波與舫平。

齊聲道：「這聯真個好。」梅影道：「我題土岡上這個亭子的匾額。」寫出來，眾人看道：

觀我

瑤華拍手大笑道：「好得很，這個處所，必得這兩個字。」素蘭道：「這兩個字，卻是爛熟的，今安放得好，所以舊谷裡春出新米來了。」梨雲道：「梅影隻是使乖。」眾人道：「他使什麼乖？」梨雲道：「你們不見麼，他先只題了一個遊廊的匾，如今又題一個小亭的匾，並沒有好好的做一對句。」眾人道：「卻是使乖。」瑤華道：「如今亭子上少不得也要一副對，就著在他身上對出來。如對得好，抵過，對得不好，再罰使乖的罪名。」眾人道：「郡主處得公道。」梨雲道：「我擬有一副月台底下堂中的對。」遂提筆寫道：

有興自然隨月上，餘輝仍到此堂中。

眾人道：「這聯很覺流麗。」梅影道：「亭子上的對擬到擬了一副，不知可去得？」梨雲道：「不要謙，且寫出來看。」梅影寫出，梨雲在旁念道：

原知西蜀多才者，始信東坡詠快哉。

瑤華道：「很好！可以敵得過『觀我』兩字。」蕉葉道：「似乎太拘泥亭字了，且待師父再改。」瑤華接過筆來道：「我擬牡丹台上這一聯，你們看是如何？」一面下筆就寫，眾人看是：

天潢自是人如玉，富貴能教花也王。

齊聲的都贊道：「除了郡主，別人也不敢這樣題。」梅影道：「這對叫他們刻在石板上，砌在牆內。」素蘭道：「狠該，狠該。」鬱李擠出來道：「我若不擬一聯，又要把梨雲說我使乖了。我擬牡丹台旁邊側屋一聯。我年紀最小，應該讓我兩個字，只做五言的罷。」梨雲道：「不管五言七言，只要做得好。」鬱李寫的是：

幽遠河嫌僻，鮮妍看殿春。

大眾齊聲道：「妙極！這聯移不到別處去。」瑤華道：「這裡頭還要一個匾，你一發題了罷。」鬱李一想，即提起筆來寫道：

物我

大眾齊聲道好。於是瑤華令荷香將各人的匾對，端楷謄清，照著一處一處的黏在圖上，並簽出各人的名字，令素蘭送師父那邊斟酌。大眾隨後都到無礙子這邊來。無礙子逐個看了，指著柳枝的這副對道：「你的用筆，將來要成滑調了，須要更改才好。」又看了各人的道：「也不必改，各人意中嫌不好，自家再斟酌。你們這九個人所題，最切當又雙關的只有三聯：第一算鬱李的五言，第二算瑤華的牡丹台，第三算荷香樓上這一聯。此外拘泥的太拘泥，疏落的太疏落，與園亭兩字總少關會。如今且教他們去照樣做好，俟懸掛起來，如果自己看不過，請出各人的月錢來另做，也算個不罰之罰。」眾人默默而回，有的另做，有的翻書，有的呆想，到也好看。無礙子又令張其德傳知令史，說明日且緩到園，先將匾對拿去刊刻，俟懸掛齊整，再來稟請。張其德傳出去了。

到得晚來，各人就寢，瑤華本是沈翠眉、薛比鳳兩個伴宿，這晚吩咐只要梅影一人在房就夠了。令他們兩個搬到耳房，調過梅影來。不在話下。又隔了二十來天，才把匾對做好，懸掛起來。第二日清晨，請到園中收工。無礙子應允。早膳後，即令各人更換衣飾，暫停一日功課。早有殷彩霞進來伺候。其時已近端陽節，彩霞送了许多戴勝絨人繭虎之類，一一分散插戴。瑤華本性最喜素淨，那大紅大綠，平時不再肯穿。這日身上穿著銀條短紗襯衫，外罩著雪牙色長紗衫，青紗百筒裙，松花綠單紗膀褲。因習學縱跳

工夫，這四根鐵條總不離身。所以大熱天，也得穿膀褲，大紅鞋，挑繡白羅褶褲，頭上只戴金玉二釵，又插上兩朵絨人繭虎。那四婢一色的銀條紗襯衫。綠素紗外罩，大紅腰巾，各持巾盂扇拂等件，伺候跟著。無礙子只加上素紗道袍，張其德、周青黛跟著。四小廝青紗道袍，不戴巾幘，只挽個髻兒，絲鞋淨襪，在前引導。仍由復門之東小門進園，將到園門，已見藝圃兩字嵌在牆上了。進得園門，就是紫藤架，以代門道屋，見紫藤花已盤結在上。於是先到土岡亭子上，四下一望，都還不顯，惟竹林未茂，還看得早船。

無礙子見那「觀我」兩字，問是誰題的？瑤華道：「是梅影所題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兩個字還有意思，你們各人也該取個表字，將來詩箋上也落款。回去將各人的姓開來，我與你們題取。」各人答應了。遂下土岡，到月台上看了，甚覺爽快。瑤華道：「隔一日好月色時，請師父到來賞玩。」無礙子笑道：「有了這個處所，賞的時候正多著哩。」

又到月台裡間去看了看，三面窗■齊開，甚為清爽。各人歇了歇腳，仍從裡間樓梯下來，到得堂中，看了對，素蘭道：「始終少一個匾額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有匾不懸在這間，月台裡間還少一個，不拘誰，回去做了補上。」

又從土岡下轉入牡丹台，已有牡丹種上，看那副石板對已嵌上了，無礙子道：「石板對必須要紀年月落款，將來也好摹拓，這都是不懂款式的緣故。」遂到側屋內坐下，把對子念了一遍道：「鬱李年紀雖小，倒虧他做這副對。」瑤華道：「『物我』兩字也是他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兩個字不如對子好，『物我』不過是同春之意，與『殿香』兩字有些合掌，應該另擬。」

說罷起身，走出門來，已到魚池邊，過了環洞石橋，對面就是仁知軒，各人都在沿池靠著橋欄看水。無礙子低下頭來，往東牆下一看，已見水門通進活水來了。蕉葉道：「但只少船了。」瑤華笑對無礙子道：「請師父就是今日畫個船圖，發與他們去打造。聞得荷花池內十分茂盛，大約再得一個多月，就可去賞玩了。」無礙子回轉頭來，望見仁知軒左側置有烏皮幾上有都盛盤陳設著，

遂應道：「就這裡畫也使得。」即挪步上去，眾人聽見師父要畫船樣，一齊都趕上來看。各人磨墨的磨墨，濡筆的濡筆，挪椅擦桌忙個不了。瑤華要叫人去取紙，回頭不見了梅影，就叫梨雲道：「你到寢宮去取紙張，並帶了畫具什物來。」蕉葉道：「他走得慢，待奴子去罷。」說著飛也似去了。真個沒有一盞茶時，取來紙張畫具來了，各人與無礙子展開紙張來，無礙子取了柳條，端相了一端相，遂打成影子。周青黛將硯捧著，無礙子即將淡墨描出，沒有半個時辰俱已畫好，並又寫明如何捻縫，如何油漆。另置精細篾篷，用棕片夾入，四週欄杆細為雕刻，件色注明，無絲毫遺漏。眾人個個心服，遂令張其德發交令史，擇日招工。

周青黛收拾畫具，各人又從小石橋上走到迴廊，轉入大樓，復從廂房那邊穿進山洞。無礙子將步放緩，遂處細看了一回，才入山洞。到得洞裡，順著曲曲折折，也自仔仔細細的端詳不了。眾人隨在後邊，甚覺心焦，也不知他看些什麼。好容易才走出來，遂進早船內一看，鋪設得十分齊整，各人前後走了一回。無礙子同瑤華坐下，無礙子道：「將來會文的來，好在此間住歇，也須撥人伺候。」瑤華道：「好將局裡的各人撥幾個來，免得另派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不是這樣講。若撥他們來，都是孤身女人，有人來自然有事，若沒有人來，叫他們太覺冷靜。不如撥兩家副史搬在園裡住家，男的在外辦事，女的就在裡首照應鋪陳。打掃拂拭也不是過於勞動的事，若有子女也可幫著收拾。如無外來之客，仍許他們夫婦一處，有客在園，令副史在外歇宿。一家住在廂房，一家住在月台下，前後都有照應了。如客多的時候，隨時撥人幫理，豈不兩便？」眾人都說師父的主見很是。

瑤華遂問彩霞道：「撥那兩家合宜？」彩霞道：「魏家驥、孫必大這兩家好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出去時就可對你家的令史，告訴他們擇日遷移，卻不可緩？」彩霞答應。

遂各走出早船，無礙子見花卉所種無多，樹木亦不茂盛，吩咐彩霞，多喚花兒匠包種，必要四季齊全，只要趕辦，就多出些銀錢也不打緊。再有鞦韆架在這樓上，可即取下來，在這牡丹台外邊空場上豎起。彩霞答應。遂復從山洞走出，過了廂房大樓，重新過橋，由遊廊轉入寢宮廂房門裡回來，已是晚膳時候。用膳畢後，各就浴室洗澡，另易出浴衣裙，在空庭中間話了一回，才各就寢。

瑤華進房間問梅影道：「你進園後，又從那裡去了？找你不見。」梅影道：「看人家戲耍。」瑤華道：「看那個嬉耍？」瑤華一邊問，一邊就睡下，梅影揭開帳帷，將身臥在炕沿來，對瑤華道：「前日的兩首詩，今日才有著落了。」瑤華道：「你這麼趴著也覺不受用，我這炕寬大，何不睡上枕頭來，細細的對我說。」梅影隨即上炕，與瑤華一頭睡下，道：「郡主你說那個？」瑤華道：「我那裡曉得？」梅影道：「眾人都看師父畫圖去，只有桃紅站著不動，我就有些疑心，我只管假做上來，眼睛去顧著他，他見我走了，就一溜煙跑出園門去了，我想他必到寢宮去會那一個，遂從小橋走到遊廊，悄悄推開廂房小門，從窗眼裡一張，桃紅恰恰也走到，一徑往西邊廂房去了。我立了半晌，才見桃紅與素蟾手拉著手嘻笑出來。素蟾催其速來，免被人知覺，那曉得我都看見了。先前我們猜著荷香，那曉得倒是桃紅。」

瑤華道：「他們一共四個人管事，那三個又到那裡去了？」梅影道：「想必有在房裡睡覺的，有的到後邊房裡去閒話的，他倆個必然私約，故爾這親湊巧。」瑤華道：「素蟾年紀大了，不知可是童身？」梅影道：「他初撥來時年紀還小，怎麼不是童身。我從前與他閒話，聽他性情像個不甚安靜的。」瑤華道：「他怎麼說，你就知道他不安靜？」梅影道：「王爺在莊時，晚間傳這些姐兒們去承值，他聽見了，私向我說道：我若不撥入藝圃，也早得親近王爺了。我就羞他，說你好不害臊。他說：做了女身，那個免了這樁事，你若怕害臊，難道將來就不嫁人不成？」瑤華道：「話是說的不差，但是嫁人乃父母所命，不是桑間濮上，有什麼臊？若私偷私摸，人盡為夫，不但害臊，也不齒於人類。」梅影道：「我每每聽見人說，怎麼不做這事，就同少了飯吃的一般，這卻不懂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們還不到這個時候，所以不懂得。」

梅影道：「我還有一事告訴郡主，昨日新換小衣，忽然覺得濕漉漉的，私自一看，竟是一大些血，想是這裡邊流出來的，是什麼緣故？」瑤華笑道：「你真有些呆，女子十四癸水來，這就是天癸水，以後就要發身了。」梅影道：「發身便怎麼？」瑤華道：「癸水一通，兩乳就要高了，便可親近男人，這叫做髮身。」梅影道：「郡主的癸水可曾來過？」瑤華道：「我比你早，還是正月裡來起的。」說了一回，遂各睡熟，不題。

再說汴城內開封府知府趙大成，是直隸應天松江府人氏，有人閨女排行第三，大家只以三姑稱之，並無小字，他學叫■衍，表字如也，自幼上學攻書，詩詞歌賦無不嫻習。趙太守愛如掌珠，必得擇一佳婿，故至今未字。自見了瑤華的徵詩啟，意欲來會文，猶恐父親不依，因與素日唱和的兩個閨中詩友商量。這兩個詩友是誰，一個是祥符縣典史楊瑞成之妹，學名叫楊靜姝，表字貞山，山西人氏，是個寡居。一個是本地縉紳李御史之女，名叫李素濤，表字揚清。

衍隨父到任，罕有詩伴，千方百計才請得這兩個來作為詩友，彼此往還唱和，遂成莫逆。

楊貞山聽衍說出意思，便道：「此事須得我哥哥拿我名頭，在太尊前說知，看尊大人之意若何。肯就肯，不肯也難勉強。」衍道：「姐姐，你可與令兄說知，且在家君面前探試，成否也不打緊。」

貞山回去，就傳知是趙小姐的意思，楊典史自然湊趣，卻說得好。他在趙太守跟前說道：「前日藩王送了些徵詩啟，其意要延請閨秀與其郡主唱和，不知有人去否？」趙太守道：「藩王的意思自然如此，我聞得這位郡主，才情大好，等閒的閨秀不敢去，若大有名的又不屑去，看來去的也少。」楊典史道：「卑職聽得外邊人說，藩王早知憲台有位千金能詩，所以特有此舉。」趙太守道：「小女恐還不能與郡主唱和，且沒有伴，一人也不便去。」楊典史道：「如千金肯去，舍妹常在憲署伴讀，自當陪奉。一行還有李縉紳之令愛，亦是常相往為。三位同去也不寂寞了。」趙太守道：「幸喜藩王出征去了，可令小女前去一走，就煩足下代為料理，一兩日內起身便了。」楊典史領命。只要此老一肯，以下之事有什麼難辦。三人約齊，即便起身，不數日已到王莊，先令人通知，一面送進見禮。令史傳將入來，無礙子即令派出之人迎接，到書房坐下，然後把禮節教導，瑤華令這八個子女簇擁出去，他們三個詩客鋪下紅毯，必定要請郡主上坐參謁，瑤華再三推遜半日，才分賓主行禮坐下。茶畢，趙三姑開口道：「方才家君備有些薄禮，不堪之至，要請郡主收下。」瑤華謝了，又道：「還有一首拙作，在果盒之內，郡主可肯賜教？」瑤華道：「卻未捧讀。」即

令素蘭進去，取出展開，朗誦道：

汴京捧誦徵詩啟，引得詩人特地來。我願驅馳親色笑，誰雲畢竟是詩才。